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专栏·文明的足迹

用文学书写中华文化之美

本报记者 谢颖

“通过这本书，我想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之美、文化之美、哲学之美、人情之美、伦常之美。”今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宁夏回族自治区文联主席、作协主席郭文斌出版了自己最新的散文集《中国之美》。在他看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和魂，要用文学书写中华文化之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

富多彩，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底蕴，千百年来传承不息。”田里、山头、河边，几岁的郭文斌沉浸在乡土的滋养中。随着年龄增长，不断学习知识积累思考，当他再回望故乡时，那些曾经经历的生活有了更深的意蕴，他也更加读懂了土地的诗意。“年年岁岁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劳作的身影，让我无数次想起厚德载物，自强不息；土地给人类的馈赠，收获的辛劳和喜悦，让我读懂了天人合一；像大家庭一样的村子，让我体会到讲信修睦、亲仁善邻……”郭文斌说，乡土是伟大的，乡土承载的丰厚的文化传统培育了自己的精气神，是自己文学的启蒙和创作的滋养。有人问郭文斌对他影响最大的书是什么？他的回答是“生我养我的那片黄土地”。



《中国之美》

传统节日和节气，让郭文斌尤为着迷。写过年，他说，“脚下是宽阔的大地，头顶是满天繁星，远处是隆隆炮声，心里是满满当当的吉祥和如意。上了沟台，坐在沟沿上歇息，你会觉得年是流动的，水一样汨汨地在心里冒泡儿。”写端午，“既是甜糯子的香，又是荷包的香，又是艾草的香，又是五月五这个日子的好香，更是‘天之香’‘地之香’‘人之香’。”写二十四节气，“二十四节气中的时间是活的，有生命有温度的，能够呼吸的。它让天、地、人、物的关系人格化、审美化，也让中华文化有了可感可亲的烟火气。”

1998年，郭文斌开始写长篇小说《农历》，这是一次对传统文化创作深入的探索，也系统地展现了传统节日和节气。小说以传统农历中的节气和节日为章节名称，从姐姐五月初六和弟弟六月初六两个孩子的视角，讲述发生在乡村的故事，温馨的乡村家庭生活、充满仪式感的节日氛围，描绘出文化传承的动人画卷。回想起来，郭文斌感到“那是一次近似狂欢的写作经历，面前是一个美得让人无法收拾的世界。”

2014年，郭文斌受邀担任中央电视台大型纪录片《记住乡愁》的文字统筹，有

机会行走在中华大地上，更鲜活地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温度、美丽、优雅和强大生命力。他曾写下这样的文字——许多台本，我都是流着热泪读完的……我甚至能够感觉到，祖先从远方伸过来的手掌，轻按在我的肩头，给我力量，让我感受到一种藏在大地深处的生命力、和谐力、建设力。它连着天地，连着岁月，它是生机，是春意……

今年1月1日，《记住乡愁》第十季开播，节目走进新时代中国乡村，拍摄绿水青山中的家园，讲述乡村振兴故事，展现今日乡村的活力与希望，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国人精神世界的涵养。“行走多年，我真切感受着乡村的巨变。通过生动讲述乡村故事，希望观众感受到山河之美、人文之美、历史之美，感受到中华文脉赓续。”郭文斌说。

不断启发、体验，展望中华文化之美，于郭文斌而言，“中国之美”的写作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在时代发展中绽放文学魅力

“在《中国之美》一书中，我写到了真诚、中和、平等、仁爱、优雅、自在之美，这也是我所希望的。”郭文斌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通过这本书，想探讨如何推动精神文明建设，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增强文化自信，助力中国梦的实现。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这让郭文斌更加感受到作为文学工作者责任的重大。“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出成果和出人才相结合、抓作品和抓环境相贯通。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既是新时代赋予文学工作者的使命，也是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环节。”郭文斌认为，文学能够滋润人心，在记录、反映时代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作家既要与时俱进，从时代巨变中触发文学灵感、寻找文学素材，把最好的精神食粮奉献给人民；也要重视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赓续文脉中服务时代，在时代发展中绽放文学魅力。还要在文明交流互鉴中讲好中国故事，让更多的人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学的精神力量，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精准对接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郭文斌表示，要从工作和履职两个方面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立足实际，勇于探索创新，谱写文艺发展的宏伟篇章。作为政协委员，他将继续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贡献。

精彩阅读

多次重游大运河，我看到生生不息的大运河孕育了两岸繁盛的文化，长长的大运河贯通南北，串联着历史的记忆，如明珠般的文化遗产、文物遗存散落在运河两岸。

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是永存的

——由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说开去

李岩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

当地时间7月27日，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决议，将“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59项，成为人类文明创造与遗产资源的泱泱大国。

今年也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10周年，引发了我对中华民族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的关注和关切。7月27日，第32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济宁分会场暨首届济宁市图书交易博览会在济宁市全民健身广场开幕，我有幸参加了分会场的相关活动。在当地宣传部门的支持下，我参观、调研了位于任城区古槐路的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多次重游大运河，我看到生生不息的大运河孕育了两岸繁盛的文化，长长的大运河贯通南北，串联着历史的记忆，如明珠般的文化遗产、文物遗存散落在运河两岸。

遗址公园内的河道总督署展示馆位于遗址公园东南角，刚刚对全体市民开放。展厅以“砥柱中原 转漕上国”为主题，描绘了大运河源流千载和河道总督署司运治运600余年的壮丽画卷，揭示了济宁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因河而兴、因署兴城的历史密码。展厅还复原了明清时期济宁市景，让人身临其境，感受老济宁的城市烟火气息。所谓“运河通，济宁兴”，济宁是会通河开通以后兴起的运河城市，明清两代成为山东乃至北方运河沿线最为繁华的运河城市之一。从南门城外的大运河走上码头，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仿佛可见大运河上百舸争流，商贾云集，运河两岸城市街市繁华，商铺林立。清代商业街巷复原场景，还原了清代济宁手工业钱庄、布匹、红炉业、药铺、杂货店、竹器业等的繁盛景象。

展示馆还通过大量的视频，集中展示了元明清三代治河名臣的治河历程，像郭守敬、宋礼、潘季驯、靳辅，一直到于成龙、林则徐，他们勤勉治河的事迹鼓舞人心。

中国大运河是世界上开凿最早、流程最长、规模最大的运河。它沟通了中国南北五大水系，西连陆上丝绸之路，东连海上丝绸之路，是世界海陆交通中极为重要的一环。自古以来，大运河文化对国家统一、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都有着深远影响。扬州的大运河博物馆成为游客扬州文化之旅的必经地，北京通州的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的多处建筑物已成为年轻人倾心向往的网红打卡地。

近年来，全国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组织编纂了《大运河画传》，成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的必读书，还有著名学者史念海《中国的运河》、单霁翔《人居北京：一脉中轴伴水行》《大运河漂来紫禁城》、姜师立《传奇中国：大运河》、许卫国《运河三部曲》、王磊《流变之景：艺术史视域中的大运河》、程颢《壮游大运河》等著作从遗产保护利用、文化阐释传播、文旅融合发展、区域协同治理、运河学理论等方面，有力阐释了大运河文化作为中华文明重要文脉的历史意义，生动诠释和有力见证了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

大运河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符号，其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之根和魂。我们越是身临其境，越会深刻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宏大气质与隽永情致，让人流连忘返、思绪绵长。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统筹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深入挖掘大运河文化蕴含的精神价值，让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在新时代发扬光大，使大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原党组成员）

在文化滋养和激励中生长

在郭文斌的文学创作中，传统文化是极为重要的主题。《农历》《吉祥如意》《中国之美》……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有着浓郁的传统文化韵味。他坦言，面对浩瀚灿烂的中华文化，如何用文学书写和表达，经历了一个逐渐生长的过程。

童年，在父亲一出地演唱秦腔的时候，大戏里那些历史人物，关云长、诸葛亮、郭子仪、包拯，让我朦朦胧胧地感受到，他们身上有一种共同的东西，定海神针一般的东西。也许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中华文化的种子，文化自信的种子。”郭文斌的家乡在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西吉县将台堡镇，那是一片有着深厚文化传统的土地，故乡不断塑造着他。

“早上听着鸡鸣声醒来，准备好农具，田间地头里都是人们忙碌的身影。辛勤播种耕耘、期待丰收喜悦，农耕生活朴实而纯粹。而乡风民俗，是那么丰

新知书架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汉文卷》出版

本报记者 谢颖

近日，《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汉文卷》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收录国家图书馆所藏西域汉文文书及其研究成果。全书分上下二编，上编为“图版释文编”，刊布文书296号，图文对照，便于研究参考使用；下编为“研究编”，收录相关研究论文14篇，解读这批文献所揭示的于阗军政体制、税粮制度、中原文化传播等内涵。

据介绍，2005年至2010年间，国家图书馆分五批征集入藏了出自新疆和田的西域文书900余件，连同后续购藏、受赠的2件，共编为820号。这批文献形制多样，涵盖汉文、藏文、于阗文等九种文字，内容涉及官私文书、书信、典籍、佛经等方面，其中30余件有确切纪年。国家图书馆组织专家对这批珍贵文献开展修复保护，开展整理研究工作。

在日前于国家图书馆举行的新书分享活动上，专家们表示，《中国国家图书馆藏西域文书·汉文卷》的出版，不仅为西域史研究和隋唐史研究提供了新资料、新视角，也体现了目前西域文献修复保护、整理研究的前沿水平，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学术意义。



书苑走笔

中西方童话美学的融合

——评赵丽宏长篇童话小说《月光蟋蟀》

陈天中

童话是儿童文学重要体裁之一，通常通过丰富的幻想和夸张、象征、拟人等手法塑造有趣的形象，讲述适宜儿童阅读的故事。随着童话创作实践和理论的发展，童话不仅仅为儿童所喜爱，不少成年人也喜欢阅读童话。赵丽宏的新作《月光蟋蟀》就是一部大人小孩都喜爱的童话作品。

作品以《月光蟋蟀》为题，书名第一印象就给读者烙上东方美学印记。“月光”和“蟋蟀”两者单独并无特殊含义，但这两个词组合在一起便好似起了化学反应生成新的物象，像李白“疑是地上霜”的月光、孟浩然“江清月近人”的月光、白居易“露似珍珠月似弓”的月光……而这里的蟋蟀，更让人联想起“知有儿童挑促织，夜深篱落一灯明”的场景，整体给人以“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的东方美学想象。当然，蟋蟀以其好斗的特点为大家所熟悉，作品以此为题也给我们一种强烈的阅读期待。

果然，开篇序曲月光下的田园交响音乐会便震撼了我们的视听。作品以诗性的语言，将我们带进自然界的交响乐团，在各种“乐器”和“声部”中穿行。作家不惜笔墨，渲染着大自然的天籁之音，层层推进，最后将故事的两个主角“玉顶”和“铁头”推入舞台的聚光灯下。当“铁头”不幸被蟋蟀猎人虏走后，“玉顶”伤心得茶饭不思，在梦中被两位小朋友带走。“玉顶”来到男孩家里之后，看到的是带有浓郁中国韵味的南纸铺。通过对环境和笔墨纸砚的描写，作家巧妙地将中国元素呈现在故事当中，读来令人有别样的艺术感受。

童话在我国古已有之，王泉根教授认为，唐代作家段成式采集整理的《酉阳杂俎》是中国第一部童话集。随着

“童话”一词被引进到中国，西方对中国童话的影响，体现在童话作品的大量传入，以及思想观念和文学理论的冲击上，促进作家更多地以儿童为中心，以儿童视角将物拟成“人”，赋予其以人的情感、人的语言、人的思想等来写故事。

《月光蟋蟀》便将人的情感、语言、思想赋予蟋蟀身上。非但如此，作家还抓取蟋蟀的生物学特征，比如通过振动翅膀鸣响传达信息、通过触角辨别方向、通过牙齿撕咬来格斗等，运用蟋蟀的第一视角来观察世界，推进故事发展。故事中对草地的描写、对洞穴的描写、对蟋蟀之间打斗的描写，甚至是蟋蟀被捕时的细节，关在盆里的细节等，无一不展示出作家严谨的创作态度和精准、深厚的文学功底。作家调动童年经验，将蟋蟀的每一个生活细节都写得丝丝入扣，显示出其超强的童年记忆，以及细致和耐心。作品营造了一个微观视域的图画效果，将读者带入一个神奇的昆虫眼里的世界，读来新奇而有趣，令人爱不释手。

同赵丽宏之前创作的《树孩》一样，《月光蟋蟀》偏向抒情型童话。赵丽宏通过以动物为主角的童话叙事，结合现实生活进行艺术想象，创作出介于幻想与现实之间的童话小说。这种小说从儿童的视角来看是契合儿童审美的，从文学机理上看是嵌入儿童内心的，以儿童观的逻辑自洽。更难能可贵的是，作家遵从客观世界逻辑，遵从动物与人类无法直接沟通对话的现实，巧妙地将这两个世界的交流艺术地融会起来了，打通了现实与幻想世界的秘密通道，这是对儿童情趣和审美要求的更高难度的挑战。作家用童话的叙事，表达了对弱小生命悲悯的情怀，表现出对生命的尊重、赞美与眷恋，给了我们关于生命的



《月光蟋蟀》

更深层的思考。

在笔者看来，《月光蟋蟀》的艺术特色最为突出的是诗性的表达。故事从月光中的音乐会开始，在月光音乐会结束，很多章节里不时有月光描写，通篇浸润在诗性语言当中。作为诗人、散文家、编辑家于一身的赵丽宏，经过十年的儿童文学创作，早已转身成为儿童文学作家。他怀着一颗未泯童心，充分发挥诗人、散文家的文学底蕴，用生动传神、具有感染力的语言，将他对儿童的喜爱表达得淋漓尽致。其细腻情感化的表达，对真善美的由衷追求，在《月光蟋蟀》里表露无遗，让读者内心产生了巨大的共鸣，给人以温情、感动和憧憬。可以说，这是一部适合大人和小孩阅读的、有关生命教育的、充满哲思的儿童文学作品，用悲悯情怀和充满诗意的笔触谱写了一曲理想的、温暖的、动听的、充满爱的月光奏鸣曲。

（作者系儿童文学作家、编辑）